江城暮是撒嬌還是求歡的擁抱，袁秋蟄分的明瞭。

雖說這兩個詞不論哪一個用在一個高過八尺的男兒身上都很詭異，但在江城暮身上卻是無比自然。
臨走出門要抱一下，日暮返家也要抱一下，見人從穿廊上走過也要抱一下，可能還會托起那輕盈的身軀轉個兩圈。
這是撒嬌，大多在向自家娘子抱怨你怎麼沒有搭理我。

但若那寬厚的大手撫在了纖細的腰肢上，不甚規矩的游移，帶著灼人的溫度，耳鬢廝磨。
這便是求歡了。

大概是因為袁秋蟄從未拒絕過，所以江城暮也從未問過好或不好的問題。
摟一摟摸一摸，抱著人就往榻上倒去。

江城暮格外喜歡肌膚相親，說是袁秋蟄體溫低，多貼幾下就暖了，除了格外性急的時候，不然衣衫都是脫得極快。

洞房花燭那夜，袁秋蟄曾遲疑過成為蠱盡蟲後自己的身體是否會因此失去對歡愛的反應，江城暮也是同樣的戰戰兢兢，每一次的撫摸都像是試探，深怕會冒犯了這副可能對自己毫無興致的身軀。

好在一切如常，比起她情感上的毫無波瀾，肉體上的歡愉反倒能掀起驚滔駭浪。

軍人的體格擺在那邊，江城暮更是當中翹楚，身下那物也是如出一轍的毫無驚喜，袁秋蟄頭一回見著時沉默良久，像是在盯著一塊礙事的肉塊，想著切了去。江城暮見狀滿心的澎湃一瞬偃旗息鼓，憋了好一陣，才顫顫巍巍地問道不然我慢點兒可以嗎。

前戲不免要多費些功夫，所幸江城暮對於摸索袁秋蟄全身上下的所有會有的反應都樂此不疲，除了頭幾回的磨合，後來也沒吃過什麼苦，如今連女方在上位的姿勢兩人也做得極為合拍。

倒也不是刻意為之，只是某次袁秋蟄伸掌打在上方還在埋頭苦幹的人的臉上，怨道被壓的喘不過氣，江城暮一聽心裡樂開了花，傻笑地道那不然你在上面吧，大手當即將人托起放在腰腹上，觀著那被撐到極致的穴口一點一點地吃下柱身，隱忍的喘息耗盡了袁秋蟄一身的氣力，好不容易緩過神才勉強斜瞥了眼還在身上摸來摸去、附在耳邊咕噥說著保證不讓你累著等語。

「你安靜點。」江城暮平日裡話多，床上一樣叨叨不停，也不知哪來說不完的話，只差在床下話的是家常，上了床說的便是一些難以答覆的情話——是不是胖了、怎麼瘦了、今日抹的什麼髮油特別好聞、你這大腿還沒我小臂粗還是該再多吃點——

袁秋蟄一般都當耳邊風過去，實在不勝其擾時也會摀住對方的口，扭著腰夾個兩下，好叫人專心辦事。

江城暮被摀著嘴總算是消停了會兒，自家夫人都下了封口令，便是要過了主導權，他也只好躺平看著人挺著腰坐在自己身上。袁秋蟄垂眸盯著乖巧躺好的丈夫，覺得散落在臉旁的長髮有些礙事，便抬起手撩到頸後順了順後才繼續動作。

江城暮眨了眨眼目不轉的看著，只覺得無比興奮，袁秋蟄每一個不經意的動作都叫他難以自制，哪裡都好看。帶著粗繭的掌心用力地揉在緩緩上下起伏的臀上，既是享受也是折磨，恨不得狠狠的向上動腰，好顛亂那不疾不徐的動作。

然而就見那半睜著金眸中圓形的瞳孔陡然轉為豎瞳，江城暮知道這是威嚇的意思，只好默默地改將手伸到了後頭，把方才脫的急尚未剝乾淨肚兜繩結給解下，順勢伸進縫隙中搓揉著一手可掌握的胸乳，啪地被拍掉，然後又鍥而不捨的再摸上去，兩人一來一往的撥拉像是在無聲鬥嘴一般。

藉著袁秋蟄忙於拍掉在身上的作亂的手，江城暮拱起腰起身就往難得泛著紅暈的臉頰上咬了口，在紅脣上又是吸吮又是舔弄，深埋在體內的巨物也因此幾番作動，惹得袁秋蟄悶哼幾聲，想起身退開卻又被身後的緊貼著的手掌壓製著，像是被釘在床上一般動彈不得。

不知何時他們之間的姿勢又回到了最初的模樣，袁秋蟄腳纏著精壯的腰，沒好氣的踢了兩下，像踢在鐵板上一樣，一發覺自己要掙扎，身上的那人就又會絮絮唸道不動了不動了，安撫似的在袁秋蟄的耳鬢磨蹭親吻。

「腰這麼細、折了可怎麼辦，還是我來吧。」弱柳般的腰肢總是叫人害怕一折便斷，江城暮衝著人笑，唇舌又往白玉一般的身子上流連。
「說了不會讓你累著。」

明明喜歡她在上位的也是他，做到一半就又反悔的也是他，袁秋蟄無奈地看著在胸脯上啃咬的人，有些懶待動彈，便隨他去了。